



生活，如此而已

任晓雯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任晓雯 著

生活，如此而已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活, 如此而已 / 任晓雯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

文艺出版社, 2015.10

ISBN 978-7-5302-1516-6

I. ①生… II. ①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05634 号

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
生活, 如此而已

SHENGHUO, RUCIERYI

任晓雯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
邮 编 100120

网 址 www.bph.com.cn
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

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

字 数 123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516-6

定 价 28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上
篇

1

蒋书这一辈儿，名字起得风雅。堂姐蒋琴，堂哥蒋棋，还有一个堂弟，叫蒋英俊。蒋书懂事时，记得妈妈说：“叫‘书’不好，书——输，手气都没了。”蒋伟明道：“女孩子的名字，就该文文气气。”

母亲姓林名卿霞。小学生蒋书向同学介绍：“这是我妈，林卿霞。”同学嘻哈道：“你妈好漂亮，怪不得叫林青霞。”蒋书笑笑，不辩解。

傍晚时分，麻将搭子们在楼下中药铺门口，一声声喊：“林卿霞在吗？”知道她在，偏要搞出动静，惹得邻近窗口纷纷探头。“快上来。”林卿霞滤掉残汤剩油，将碗筷堆进搪瓷面盆。铺好绒毯，倒出麻将牌。

木梯咯吱作响。搭子们上来了，拎着瓜子水果。有时三个人，

有时五六个。交替打牌、围观、“飞苍蝇”。林卿霞不停地嗑瓜子，嘴边一圈红红火气。

婆婆张荣梅提起嗓门：“伟明，你老婆不洗碗。”

蒋伟明抖动报纸，扔出一句：“快洗碗。”

“烦死了，会洗的。”

蒋书放下铅笔，默默出去。他们以为她到过道小便——痰盂放在过道上，遮一挂麻布帘子。她穿过过道，上晒台把碗洗了。

八点多，蒋书收起作业睡觉。床铺是两条木板凳，架一张修修补补的棕绷。躺在床上，看见窗外梧桐树。蒋书最早的人生记忆，是林卿霞拎起四岁的她，指着窗外说：“梧桐。”梧桐根边钻出褐色菌冠，指甲盖大小，密匝匝堆着。林卿霞说，看见出菌，就是黄梅天了。梧桐叶间有麻雀和蝉，冬风吹起时，它们叫声凋零。只有窗内的密胺麻将牌，不分四季，哗啦作响。每次捋牌大叫“和了”时，林卿霞鼻梁笑皱起来。

后半夜，蒋书被日光灯刺醒。麻将在继续，换下场的牌友钻入被窝，双脚搭在她身上取暖。窗外，有人骑轮胎漏气的自行车，咔嚓咔嚓，仿佛行进在空阔无边之中。梧桐枝条受了惊惶，喧哗翻涌。张荣梅也醒了，连声咒骂。一口令人费解的苏北话，犹如沸水在煤球炉上持续作声。

林卿霞说，苏北话是低等话，不需要懂。不打牌的日子，她

倚在邻居方阿姨家门口，织着毛线，模仿张荣梅的“低等话”：“苏北老太凶什么凶。我娘家也是体面人，十岁的时候，就用上四环素了。嫁到蒋家没享过福。我的同事严丽妹，你见过吧，满嘴耙牙那个，老公做生意发了，光是金戒指，就送她五六个。我命这么苦……”

林卿霞不像命苦的样子。圆润的脸蛋，用可蒙雪花膏擦得喷香；头发烫成方便面，骑自行车时，飘扬如旗帜；为了保持身材，她将肉丝挑给女儿，还按住腹部，拍啊拍的，“我从前体形好得很，生完你以后，这块肉再也去不掉。”还说，“姑娘时是金奶子，过了门是银奶子，生过小孩是铜奶子。”在公共浴室，蒋书观察那对奶子，垂垂如泪滴，乳晕大而脏。她羞愧起来，仿佛亏欠林卿霞太多。

林卿霞穿针织开衫和氨纶踏脚裤。有双奶白中跟喜喜底牛皮船鞋，周日蹲在门口，刷得闪亮。张荣梅的灰眼珠子，跟着转来转去。林卿霞故意穿上牛皮鞋，踩得柚木地板喳喳响。她逛服装店，试穿很多衣服，一件不买地出来。她议论严丽妹，“瞧那屁股，挂到膝盖窝了。再好的衣服，都给严胖子糟蹋了。”

严丽妹是开行车的。下巴层层叠叠，堆在工作服领口上。行车形似小车厢，悬在车间顶部滑轨上。同事在地面用喇叭指挥，她控制抓斗，抓起钢卷，挪到车间另一端。

严丽妹带蒋书玩。行车里暖烘烘，玻璃干净得仿佛不存在。操作台下，堆着拖鞋、饼干听、绒线篮子。严丽妹用奶糖和山楂卷，塞满蒋书的口袋。

机器轰鸣，工人都是大嗓门。一色蓝衣蓝裤，变得小小的，散在钢卷之间。角落里火光迸现。严丽妹说，那是在焊铁，看久了眼睛会瞎。蒋书移开视线，发现林卿霞，在车间后部空地，和两个男同事说话。其中一个抢掉她的工作帽，她扭身和他嬉闹。蒋书坐回板凳上，抠剥指甲边缘的死皮。严丽妹问：“怎么不看外面啦？头晕吗？”蒋书点点头。“乖孩子，晚上给你带日本水果糖。”

严丽妹下了班，吃过晚饭，找林卿霞打牌。身穿黑大衣，移动过来，仿佛一堵墙。蒋书和她拥抱，感觉被棉花堆似的胸脯托举起来。严丽妹身上有黄酒、樟脑丸和海鸥洗发膏的味道。两只油亮的镯子，在腕上叮当碰撞。她将水果糖偷偷塞给蒋书。

严丽妹在家喝过泡了黑枣枸杞的黄酒，脸膛红红发光。“我在吃海参。范国强认识一个大连老板娘，做海鲜生意的，每天吃海参，四十多了没一根皱纹。”牌友夸她大衣好看。她说：“范国强在香港买的，纯羊绒，国际名牌。”

是夜，林卿霞连连输牌。“都怪你，什么不好叫，偏叫‘书’，害我‘输’得惨。”

严丽妹说：“书书多乖。自己运气不好，谁都怪不到。”

林卿霞再也无法忍受。熬到星期天，让蒋书陪去香港路爱建公司，买下一块最好的羊绒料。她将它摊在床上，欣赏抚摸。“我这一辈子，从没穿过这么好的料，得找个最好的裁缝，款式要比严丽妹那件漂亮，”在大橱镜前比画，“可以做成长摆的，腰部收紧一点，穿的时候，头发披下来。”

为搭配想象中的大衣，林卿霞买来宝蓝塑料发箍、橘色绒线手套、玫红尼龙围巾。“黑大衣太素了，里头要穿鲜艳颜色。”她挑选七彩夹花马海毛，动手织一件蝙蝠衫。

冬天犹如刮风似的过去，脚趾缝里的冻疮开始作痒。大衣没有做成，林卿霞还在编织蝙蝠衫。织着织着，毛衣针搔搔头皮，扯两句闲话。她说年轻时很多人追她。当年的追求者，有的当官了，有的发财了。“书书，各人各命。如果换个爹，你早就吃香喝辣了。”

这话或许是真的。顺着她的目光，蒋书看到窗外梧桐叶。新鲜出芽，金闪闪颤动，一枚一枚仿佛婴儿的手。她心里也冻疮一般痒起来。

2

在蒋书看来，同桌韩小兵，就是“吃香喝辣”的幸运儿。他

常说：“我又收到台湾包裹了。你猜这回，我伯伯送了什么？”有时是新衣服，有时是歌曲磁带，还有印尼燕窝、瑞士巧克力、韩国高丽人参精……台湾居然有蛋黄馅月饼。蒋书只知五仁馅和豆沙馅。韩小兵给蒋书尝了半口蛋黄月饼，还把盒内附赠的卡片给她。卡片印着《静夜思》，冷月孤亭的淡彩画，一个古人衣袂飘飘，仰面背手，被月饼油渍沾糊了。蒋书将它夹进语文课本。

台湾伯伯来探亲，韩小兵请了三天假。回校以后，吹嘘伯伯送了一千美元，还有金戒指、金耳环、金项链。“瞧我的头发，亮不亮？昨晚用了台湾洗发精。他们不叫洗发精，叫洗发水。”蒋书摸扯他的头发，果真又黑又亮。她听林卿霞说过，购买金首饰，必须在银行排号。台湾伯伯送了那么多，得排多久的号呢？

蒋书梦见过台湾伯伯，短腿，圆头，前襟有只大口袋，不停掏出饼干、糖果、奶油蛋糕……最后掏出铅笔盒：“想不想要？”蒋书欲说“想要”，张口哑然，急醒了。

韩小兵的米老鼠弹簧铅笔盒，海绵盖上一排按钮，依次按压，弹出放笔、放尺、放橡皮、放小纸条的暗盒。韩小兵用尺和圆规支起杠杆，借助暗盒，将橡皮弹向前排女生。老师没收铅笔盒，又还给他。蒋书的铁皮铅笔盒，是堂哥蒋棋用剩的，瘪了一角。盒面印着嫦娥，因为掉漆，没了大半张脸。

蒋书喜欢韩小兵的爸爸，那个声音洪亮的胖子，能将皮球一

下砸进篮球框。熊俊妮的爸爸也不错，眼睛大大的，头发微卷。还有严敏的爸爸，每天中午来送饭，摇摇晃晃，走到儿子课桌前。严敏是全班最壮的男生，将骂他爸“瘸子”的同学打趴在地。

如果蒋伟明在附近上班，会不会每天送午饭？蒋伟明会的，但肯定缩在门口，招手让蒋书去拿。他永远耸着肩膀，看起来鬼鬼祟祟。即使在夏天，也系紧每粒衣纽，穿齐长裤和玻璃丝袜。他一身机油味儿，走路悄无声息，说话口气仿佛亏欠了别人。

3

一天下班，蒋伟明碰到前同事“野猫”，带着个小兄弟。野猫说：“最近怎样？小林还好吗？你也不请我吃饭。”蒋伟明邀他们来家中吃饭。

野猫吊儿郎当，还搞不正当男女关系，后来下海做个体户。蒋书六岁时，他来做过客，帮忙组装电视机。她叫他“小王叔叔”。野猫买了劣质显像管，电视画面常常倾斜，不时翻出一屏雪花。他捏起蒋书的腮帮，挤成各种形状，还喷她一脸烟臭。

三年后，几乎认不出“小王叔叔”。肥肉在他皮带上，水袋似的滚动。右手中指一枚大方戒，戒面刻着“王强之印”。他逮住蒋书，将戒面戳在她胳膊上。霎时变白，旋即转红，仿佛盖了

一方图章。“书书长大啦。”算是见面礼。又介绍小兄弟：“这是钱家兴叔叔，你叫他‘一只耳叔叔’好啦。”

钱家兴笑道：“小胖妞，好奇我的耳朵吗？来，摸一下。”凑到蒋书面前。蒋书“啊”地躲开。

“耳朵怎么啦？”林卿霞替女儿摸了摸。

“睡觉不留神，被老鼠啃了。”钱家兴逮住蒋书的手，放到左耳上。那耳残了半截，又凉又薄，像一张馄饨皮。

林卿霞“嘶”了一声。

野猫招呼道：“小林，你一点没变，还这么好看。”

林卿霞瞥瞥他，绷起脸，双腿夹住裙摆，翻身靠到床头。

野猫扭头四顾：“你们家还这么破，”掏出一张票子，“小林，去买几瓶‘光明’啤酒。”

林卿霞白了一眼，发现是张十元钞票，起身接下，磨蹭地问：“几瓶啊？”

“十来瓶吧。”

林卿霞下楼去。

野猫对蒋伟明说：“你没把老婆调教好。”

蒋伟明讪笑。

那个夜晚，蒋书难以入睡，不停翻身。棕绷床的嘎吱声，被野猫嘶哑了的嗓门盖过。他描述自己生意如何了得。蒋伟明三根

指头搭住玻璃杯，听至妙处，小眼睛陡然有神：“小王，太了不起了，真羡慕你。”钱家兴缩着背，仿佛很冷的样子。啤酒沫在小胡子里闪光。林卿霞也倒了一浅底啤酒，慢慢啜饮。她盯住野猫的手。那手的食指和无名指，将大方戒拨弄得团团转。

“家兴也很棒，”野猫瞄瞄林卿霞，“家兴准备单干了。”

林卿霞错开目光，捻起一粒炸花生米。“是吗，钱老板好厉害。”

“厉害吗？”钱家兴挠挠耳朵。

林卿霞盯着他的耳朵。

钱家兴说：“这耳朵，是‘文革’中被人用钳子钳的。”

“‘文革’的时候，蒋家也倒霉，”林卿霞说，“三套家传房子被搞掉。跟伟明说多少次，去打官司，把房子要回来，兄弟几个分分，也是一笔财富。”

蒋伟明说：“房产证早烧了。”

野猫说：“打官司没用。法院是人开的，法律是人定的。”

钱家兴说：“就是，那帮造反派头子，现在照样有权有势，什么供销科长、生产科长……”

屋里静了静。林卿霞侧过脸，在窗玻璃倒影中，与野猫对视一眼。

野猫说：“世道一变一个样。无产阶级也挺好，天不怕地不怕。伟明跟我们做生意吧。”

“不可以！”林卿霞叫起来。

野猫不理睬她：“这个星期天，跟着家兴，到滁州进些鱼，进些螃蟹，垫上麸皮，扎好竹筐，下火车拉去集贸市场，直接就开卖了，摊位费都不用付。”

蒋伟明问：“鱼会死掉吗？”

野猫瞥他一眼：“你是男人吗？”

林卿霞扑哧一笑。

蒋伟明端起杯子，又放下：“你笑什么，我不觉得很好笑。”

“笑笑怎么啦，不理你们。”林卿霞出门小便。

“伟明，你要做生意，”野猫说，“小林长得太好看，心思又活络。”

蒋伟明蜷起手指，又倏然绷直，指肚来回摩擦桌面。

林卿霞归来，看看众人：“怎么了？说我什么坏话？”

野猫道：“我们在说，你打麻将手气不行。”

林卿霞道：“放屁，我手气好得很。不信你一起来打。”

野猫道：“好，来就来。”

蒋伟明像是没有听见。镜片不反光的角度，他眼珠呈灰色，微微凸起。眼皮醺红着，一点一点往下压。

“老蒋醉了。”钱家兴说。

翌日，野猫来打麻将，带个小跟班，在旁默默点烟送水。

林卿霞介绍：“王老板做服装生意，上海滩数一数二的，以后你们买丝袜找他。”

同事纷纷握手。

一个说：“大老板跟我们平民百姓搓小麻将呀。”

“大麻将我也搓，放一炮一万，会计在旁边点钞票。大有大的爽，小有小的乐。”

林卿霞说：“谁信。”

“没见过世面。”

“呸。”

野猫拉开腰包拉链，掷出一沓人民币。“让你见见世面。”

林卿霞拍他一下。“钱多砸死人呀？快收好，铺毯子打牌了。”

半夜，张荣梅翻身起床，拖着小脚过来，一胳膊捋乱麻将牌。

林卿霞推她。她缩到五斗橱边，嘤嘤呜呜。蒋伟明肠气雷动，呻吟一声，醒了。“你把我妈怎么啦？”

“老不死的，能把她怎么了。”

劝架的，捡牌的。

野猫掀起绒毯，“不早了，散了吧。改天去我家打。”

“死老太婆，怎么还不死啊，你去死啊，你去死啊，你……”

楼下被吵醒，晾衣叉“咚咚”往上捅。林卿霞猛踩两脚，作为回报。“哦，天哪，”她喊，“蒋伟明，你这个穷光蛋、窝囊废。”

我为啥嫁给你，真是瞎了眼。”

屋内霎时安静。众人不知该说什么。蒋伟明仰躺着，不出声。面色灰白，身体扁平，胡子新长出来，下巴犹如覆一层苔藓。看起来像是死了。

4

蒋伟明决定做生意。借了钱，贷了款，凑足四千元，在区工商局办好个体饮食业执照。林卿霞说：“敢动家里存款，我跟你拼命。”吵过几次，塑料面盆砸得咣咣响。蒋伟明卷起铺盖，住到新租店面去。

林卿霞告诉蒋书，卖鱼卖虾卖衣服，都叫“个体户”。蒋书觉得，“个体户”听着孤单单的。她喜欢热闹的词，比如“单位”和“家庭”。林卿霞还说，她有个同事的舅舅，从农村病退回上海，申请了个体户，在自己家开饭店。“那是七十年代，一月赚三千，乖乖。北京还来专车，接他去看国家领导人呢。后来说破产就破产，老板抓了，执照收了，落得在街上捡垃圾。啧啧，形势千变万化，你爸书呆子一个，不像人家野猫那么聪明，怎么有胆量做生意，”她瞥瞥女儿，“说了你也不懂。”

张荣梅也反对。她说儿子在搞资产阶级。搞了资产阶级，干